

蔡东藩◎著

唐史②

武朝风云

通中
俗国
演历
义代

ZHONGGUO LIDAI TONGSU YANYI

典藏版

唐史②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蔡东藩◎著

武朝风云

唐史②

Z

LIDAI

TONGSU YANYI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朝风云·唐史②/蔡东藩著.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3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ISBN 978-7-212-03774-1
I. 武… II. 蔡… III. 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2696 号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唐史②

武 朝 风 云

蔡东藩 著

出 版 人:胡正义
责任编辑:李 莉 刘 超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八楼
邮编:230071
营销部电话:0551-3533258 0551-3533292(传真)

印 制:合肥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710×1010 1/16 印张:13.5 字数:250 千
版次: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212-03774-1 定价:28.00 元(典藏版)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自序

昔石晋刘昫暨史官张昭远等，纂成《唐史》二百卷，历述唐朝二百九十年事。后人少之，谓其纪次无法，事实零落。于是宋仁宗庆历年间，复出新编，都二百二十五卷，计十有七年而始成。主其事都为欧阳修、宋祁。夫欧宋为北宋名儒，视刘昫、张昭远辈，文名较盛，又经十余载之征文考献，凡五代时之未曾刊行者，至此已尽流传，据以参证，应得精详。况草创者难为力，润色者易为功。得新掩旧，可不待言。然议者犹讥其用字奇涩，未免不文；刊削诏令，不无太略。甚矣作史之难也！

顾作史固难，读史亦难。《旧唐书》凡二百卷，《新唐书》且多至二百二十五卷，畴能一一尽窥，阅读无遗？外此如孙甫之《唐史记》，赵瞻之《唐春秋》，陈彭年之《唐纪》，袁枢之《唐史纪事本末》，或百卷数十卷不等，即终日埋案披览不辍，恐亦未能悉诵也。后生小子，学识有限，欲取唐史而尽读之，匪惟不暇，抑病未能。乃转而采诸访问诸旧小说，如所谓《隋唐演义》、《说唐全传》、《薛家将》、《征东》、《征西》、《罗通扫北》以及《西游记》、《长生殿》、《镜花缘》、《绿牡丹》诸书，日夕展览，目为实迹，庸詎知其语出无稽，事多伪造，增人智识则不足，乱人心术且有余耶！

鄙人不敏，曾举宋元明清诸史事，编为通俗演义，陆续印行。海内大雅，不讥舛陋，且谓可得通俗教育之助。爰再逆流而上，就唐事以为演述，共成百回。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徐懋功未作军师，李药师何来仙术？罗艺叛死，乌有子孙；叔宝扬名，未及儿女。唐玄奘取经西竺，宁惹妖魔？薛仁贵立绩天山，岂藉子妇？则天淫秽，不闻私产生男；玉环伏诛，怎得皈真圆耦？种种谬妄、琐褻之谈，辞而辟之，破世俗之迷信者在此，附史家之羽翼者亦在此。子虚乌有诸先生，谅无从窃笑于旁也。惟书成仓猝，未经重订，亥豕鲁鱼，在所不免，匡我未逮，是所望于海内诸史学家！中华民国十有一年，岁次壬戌夏正重九之辰，古越蔡东帆自序于临江书舍。

目 录

第 一 回	武则天革命称尊	狄仁杰奉制出狱	001
第 二 回	安金藏剖心明信	僧怀义稔恶受诛	007
第 三 回	累次发兵才平叛酋	借端详梦迭献忠忱	013
第 四 回	默啜汗悔婚入寇	狄梁公尽职归天	019
第 五 回	证冤狱张说辨诬	诛淫竖中宗复位	025
第 六 回	通三思正宫纵欲	窜五王内使行凶	031
第 七 回	诛首恶太子兴兵	狎文臣上官恃宠	037
第 八 回	规夜宴特献回波辞	进毒饼枉死神龙殿	043
第 九 回	讨韦氏扫清宿秽	平谯王骅黻叛徒	049
第 十 回	应星变睿宗禅位	泄逆谋公主杀身	055
第 十 一 回	赠美人张说得厚报	破强虏王峻立奇功	061
第 十 二 回	任良相美政纪开元	阅边防文臣平叛虏	067
第 十 三 回	信妾言皇后被废	丛敌怨节使遭戕	073
第 十 四 回	张守珪诱番得虏首	李林甫毒计害储君	079
第 十 五 回	却隆恩张果老归山	开盛宴江梅妃献技	085
第 十 六 回	梅悖杨荣撒娇絮阁	罗钳吉网党恶滥刑	091
第 十 七 回	洗禄儿中葺貽羞	写幽怨长门拟赋	097
第 十 八 回	恋爱妃密誓长生殿	宠胡儿亲饯望春亭	103
第 十 九 回	勤政楼童子陈箴	范阳镇逆胡构乱	110
第 二 十 回	失潼关哥舒翰丧师	驻马嵬杨贵妃殒命	116
第二十一回	唐肃宗称尊灵武	雷海青殉节洛阳	123
第二十二回	结君心欢曜张良娣	受逆报刺死安禄山	129
第二十三回	统三军广平奏绩	复两京李泌辞归	139
第二十四回	与城俱亡双忠死义	从贼堕节六等定刑	141
第二十五回	九节度受制鱼朝恩	两叛将投降李光弼	147
第二十六回	迁上皇阉寺擅权	宠少子逆胡速祸	154



第二十七回	弑张后代宗即位	平史贼蕃将立功	160
第二十八回	避寇乱天子蒙尘	耀军徽令公却敌	167
第二十九回	入番营单骑盟虏	忤帝女绑子入朝	173
第三十回	定秘谋元舅除凶	窃主柄强藩抗命	179
第三十一回	贬忠州刘晏冤死	守临洺张仵得援	185
第三十二回	三镇连兵张家覆祀	四王僭号朱氏主盟	191
第三十三回	叱逆使颜真卿抗节	击叛帅段秀实尽忠	197
第三十四回	僭帝号大兴逆师	解贼围下诏罪己	204

第一回

武则天革命称尊 狄仁杰奉制出狱

却说武氏自拜洛受图后，遂想篡夺唐室，自称皇帝，武承嗣怂恿尤力，于是诸武相继揽权。直臣如苏良嗣等，已经罢去，索元礼、周兴、来俊臣，及其余酷吏，统依附诸武，专伺宗室及大臣，遇有嫌疑可指，即诬他谋反，次第捕戮。总计武氏改元永昌，至次年改元天授，相距不过年余，所杀唐宗及唐臣，几乎不可胜纪，最著名的表述如下：

唐宗以被杀之先后为次。

汝南郡王玮 鄱阳郡公譔 广汉郡公谥 汶山郡公綦 零陵郡王俊
东平王续 广都郡公琇 嗣恒山郡王厥 嗣郑王璥 嗣滕王修琦父即
元嬰，已歿。 豫章郡王璿 父即舒王元名亦坐流致死。 泽王上金 许王素
节及子璿，余子瑛琪琬璿瑗琰七人，为天授纪元后所杀。 南安郡王颖 郾国公
昭以上皆高祖太宗支派。 宗室李直 李敞 李然 李勣 李策 李越
李黯 李玄 李英 李志业 李知言 李玄贞

唐臣次序同前。

御史大夫来俊臣 天官侍郎邓玄挺 内史张光辅 洛州司马弓嗣业
洛阳令张嗣明 陕州刺史郭正一 相州刺史弓志元 蒲州刺史弓彭祖
尚方监王令基 同平章事魏玄同 夏官侍郎崔枢 彭州长史刘易从
梁州都督李光谊 陕州刺史刘延景 右武卫大将军黑齿常之 右鹰
扬将军赵怀节 辰州刺史刘景先 地官尚书王本立 春官尚书范履冰
胜州都督王安仁 汴州刺史柳明肃 太常丞苏践言 曾江县令白令
言 太子少保纳言裴居道 将军阿思那惠 尚书右丞张行廉 泰州刺
史杜儒童 秋官尚书张楚金 麟台郎裴望及弟司膳承琚。

以上被杀诸人，所有家属，俱流徙极边。且因周书有《武成》一篇，与自己武姓相合，目为符讖，乃令遵用周正，特改永昌元年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



夏历正月为一月，称年为载，改元载初，牵合无理。封周汉后为二王，虞夏殷后为三恪，撤除唐宗室属籍，召用宗秦客为凤阁侍郎。秦客系武氏从姊子，具有小智，受职后日侍宫中，与武氏同改造十二字，由小子录述出来。

照为曷，亦作𠂔。天为丙，地为圭，日为囧，月为囧，星为〇，君为𠂔，臣为𠂔，人为𠂔，载为𠂔，年为𠂔，正为𠂔。毫无道理，适同儿戏。

武氏自名为曷，或亦作𠂔，改诏书为制书，晋授薛怀义辅国大将军，封鄂国公。怀义多聚无赖少年，度为僧徒，横行都中，人莫敢言。有僧法明，杜撰《大云经》四卷，奏达阙下，内言武氏乃弥勒佛下生，应代唐为阎浮提主。释氏以人世为阎浮提。武氏甚喜，颁行天下，旋敕两京诸州，建寺珍藏。侍御史傅游艺，竟率关中百姓九百余人，诣阙上表，请武氏自为皇帝，改国号周，赐嗣皇帝武姓。武氏佯为不许，却擢游艺为给事中。既而百官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合六万余人，联名上表，愿如游艺所请。不知如何卖嘱出来？嗣皇帝豫王旦，亦自乞赐姓武氏。为求生计，不得不尔。群臣复上言凤凰来仪，自明堂飞入上阳宫，还集左台桐树，良久方去；又有赤雀数万集朝堂，仿佛捣鬼。应请太后即日为帝，以应符命等语。武氏乃下制许可，易唐为周，旗帜尚赤，亲御则天楼，大赦天下，改元天授。即嗣圣七年。当由群臣加上尊号，称为神圣皇帝。降嗣皇帝旦为皇嗣，赐姓武氏，皇太子成器为皇太孙。比新莽之篡汉，还要容易。一座唐室江山，竟轻轻的移入老淫妇手中。巾帨竟夺须眉，钗环变成弁冕，这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大变。就是汉朝的吕雉，晋朝的贾南风，也都应退避三舍哩。大笔淋漓。

过了五日，立武氏七庙于神都，追尊周义王为始祖义皇帝，妣姁氏为文定皇后。文王后妃，也想不到有此远代孝女。四十代祖平王少子武，为睿祖康皇帝，妣姜氏为康惠皇后。鲁国公武克己，已追赠太原靖王，至是尊为成皇帝，号称严祖，妣为成庄皇后。北平郡王武居常，已追赠赵肃恭王，至是尊为章敬皇帝，号称肃祖，妣为章敬皇后。金城郡王武俭，已追赠魏义康王，至是尊为昭安皇帝，号称烈祖，妣为昭安皇后。太原郡王武华，已追赠周安成王，至是尊为文穆皇帝，号称显祖，妣为文穆皇后。魏王武士护，已追赠忠孝太皇，至是尊为孝明高皇帝，号称太祖，妣为孝明高皇后。罢唐宗庙为享德庙，只祀高祖以下三室，余俱废享。冬至祀上帝于万象神宫，以始祖及考妣配飨，百神从祀，封武承嗣为魏王，武三思为梁王，武攸宁为建昌王，武士护兄孙攸归、重规、载德、攸暨、懿宗、嗣宗、攸宜、攸望、攸绪、攸止，皆为郡王，诸姑姊为长公主。改并州文水县为武兴县，比汉丰沛，百姓世世免役。

武氏以亲族乡邻，均得沾恩，独爱女太平公主，尚属向隅，未免缺典，遂加封

食邑三千户。公主并无喜色，亦未表谢，武氏料她新亡驸马，怏怏失望，薛绍因死见前回。乃拟另为择偶，俾得新欢。凑巧武承嗣丧妻，因欲嫁公主为继室。已有成议，偏是公主不愿，仍无欢容。武氏不得已令她自择，公主竟颀然道：“欲儿改适武氏，除非武攸暨不可。”想是承嗣面貌，不乃攸暨。武氏道：“攸暨自有妻室，难道儿愿作妾么？”公主微笑道：“陛下为天下主，儿为陛下女，奈何与人作妾？但富贵易妻，也是常事，只教陛下一言，就玉成了。”武氏点头应允，便召入武攸暨，与商易妻事。偏攸暨素惮阍威，一时不敢承认，惹得武氏懊恨起来，竟尔放出辣手，潜令人毒死攸暨妻室。那时攸暨放心安胆，好娶这太平公主。公主也欢欢喜喜的，嫁与攸暨，婚仪不减当年，璧人依然好合，无怨无旷，各得其所了。攸暨得此宠女，阍威必月加倍，我为彼惧。武氏又令司宾卿史务滋为纳言，凤阁侍郎宗秦客为检校内史，给事中傅游艺为鸾台侍郎平章事，秦客潜劝武氏革命，所以得任内史。游艺入朝才期年，历衣青绿朱紫，时人称他为四时官宦。且与内史岑长倩，左玉铃卫大将军张虔勖，左金吾大将军邱神勣，侍御史来子珣等，并得赐姓为武。既而宗秦客以受赃被黜，邱神勣史务滋张虔勖傅游艺，皆陆续得罪，依次受诛。周兴已晋任文昌右丞，被人告密，说他与神勣同谋，武氏即命来俊臣鞠治。俊臣方与兴对食，接间制敕，便语兴道：“朝廷命我鞠一罪犯，只恐罪犯未肯实供，如何是好？”兴答道：“这有甚么难处？若取一大瓮，四周用炭烧着，令罪犯坐入瓮中，不怕他不供认哩。”俊臣乃索大瓮，焙炭如兴言，然后起座告兴道：“有内状鞠君，请君入瓮！”说着即将制敕付示周兴，兴不待阅毕，便已惶恐服罪。武氏加外俯原，但流兴至岭南，途中为仇家所杀。索元礼残酷，比兴尤甚，旋亦伏诛。也有此日。

是时唐朝宗室，诛戮殆尽，连故太子贤遗下三子，如义丰王光顺，及弟守礼、守义，俱幽禁宫中，就是豫王诸子，除太子成器外，亦只准在宫内居住，不得外出。表面上却赐他武姓，算作亲昵的样子，暗中实防他为变，实行监守。凤阁舍人张嘉福，竟图讨好，阴喉洛阳人王庆之等数百人，上表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内史岑长倩，已升任右相，极端排斥，谓皇嗣现在东宫，不应再有此议，因表请下制切责。武氏迟疑未决，召问地官尚书同平章事格辅元。辅元所对，与长倩同。武承嗣久伺储位，闻两人不肯赞成，大为拂意，遂囑令纳言欧阳通，诬劾两人逆状。欧阳通不肯诬奏，他又使私人告密，自己入宫进谗。于是岑格两人，被逮下狱。问官便是来俊臣，把长倩子也拘捕了来，诱他引入欧阳通。通明知不从承嗣，致有此累，对簿时侃侃辩论，毫不少屈。俊臣倚势作威，施以酷刑，五毒备至，通始终不肯诬服。俊臣竟捏造供词，说与长倩、辅元，共同谋反，冤冤枉枉的杀死三人。武氏又召王庆之入问道：“皇嗣我子，奈何废置？”庆之答道：“古人有云：‘神不散



非类，民不祀非族’，今陛下既登大宝，尚以李氏为嗣，臣实未解。”武氏道：“汝且退去，待朕细思！”庆之伏地哀请，不肯即去。武氏乃赐给印纸，并面嘱道：“汝欲见朕，可将此纸作为门证，门吏自不敢阻难了。”庆之乃叩首而出。承嗣因未得如愿，屡嗾庆之入请，庆之也愿为走狗，日日入宫求见。武氏未免惹厌，且默思易嗣一层，事关重大，究竟不宜速行，因复召凤阁侍郎李昭德入商。昭德笑道：“天皇为陛下夫，皇嗣为陛下子，陛下身有天下，当传与子孙，为万世业，奈何以侄为嗣？从自古以来，可有侄为天子，为姑立庙么？且陛下受天皇顾托，若以天下与承嗣，天皇便无从血食了。”这一席话，将武氏揭破谜团，遂令昭德出阻庆之，不许入见，且赐给昭德一杖，令他撵逐。昭德持杖出来，正值庆之昂然而入，自来寻死。当被昭德一把抓住，拖出门外，扬言语朝士道：“此贼欲废我皇嗣，立武承嗣，我已奉敕给杖，扑杀此贼。”言已，即将杖交给朝士，令殴庆之。朝士正恨他滋闹，乐得摆布，立刻将庆之拖倒，先择他不致命处，殴了数百下，待他耳目中都已出血；乃再加数下，了结性命。受人嗾使者其听之！

武氏命武攸宁为纳言，起狄仁杰为地官侍郎同平章事。仁杰正色立朝，不肯谄事诸武，还有鸾台侍郎同平章事乐思晦，及右卫将军李安静，也与仁杰一般刚正，同为诸武所嫉视。诸武又嗾令来俊臣，暗地构陷，俊臣因仁杰方得向用，一时扳他不倒，独安静当武氏革命时，未肯联名劝进，乃即上书诃他谋反，并言思晦与安静友善，未免同谋。武氏最恨这谋反二字，便令俊臣严讯。安静朗声道：“我乃唐室老臣，欲杀就杀，若问谋反，实无可对。”思晦也抗词不挠，当由俊臣指为实证，一道制敕，又将两人送入冥途。武氏反自谓如意，竟于天授二年冬季，改次年为如意元年。嗣又因二齿重生，复改如意为长寿。即嗣皇九年。

先是武氏尝遣使存抚四方，留意选举，至此因改元加恩，引见存抚使所举人物，无论贤愚，悉加擢用。上等试用凤阁舍人及给事中，次等试用员外郎侍御史，及补阙拾遗校书郎，时人作诗嘲笑道：“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擢读若瞿，把也。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有举人沈全交复续二语道：“曲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御史纪先知闻全交续诗，遂劾他诽谤朝政，请杖示朝堂。好算先知。武氏笑道：“但使卿等未尝滥选，何恤人言？”武氏所忌，只有反案，余固不论。竟释置不问。未几，有制敕颁下，授郭霸为监察御史，当时又传出一种笑柄，叫做四其御史，或竟叫他吃屎御史。看官道是何因？霸前为宁陵丞，闻徐敬业起兵，自请往军前效力，有誓抽其筋，食其肉，饮其血，绝其髓等语，因此称为四其御史。中丞魏元忠遇疾，霸前往探问，私尝元忠粪，佯作喜色道：“病人粪甘可忧，今系苦味，可保无虞。”元忠虽未面责，心中尝恨他不情，病愈后，辄举以告人，因此又叫做吃屎御史。《唐书》作弘

霸，《通鉴》作霸。霸系同安人，如何有越勾践遗风。武氏但喜他善谀，不管甚么卑鄙行为，所以他也得加官晋禄了。

话休叙烦，且说来俊臣承诸武命，一意的谗构良臣。既已害死乐李两人，遂想连及狄仁杰，平白地兴起波澜，将仁杰拦入逆案，并将同平章事任知古裴行本，司农卿裴宣礼，左丞卢献，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一并罗织进去，狠狠的上了一疏，且请武氏降敕，有一问即承，罪得减死等语。武氏本深信俊臣，当然准奏，遂拘仁杰等下狱，由俊臣审讯。先诘仁杰谋反状，仁杰从容道：“大周革命，万物维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妙语。俊臣不禁微笑道：“好一个硬头官，实言不讳，免得动刑。”至问及任知古等，知古等也自知必死，答语与仁杰相符。惟魏元忠辩了数语，俊臣不复加讯，概令还系狱中。判官王德寿，入狱探视仁杰，劝他引入平章事杨执柔，当可免死。想是与执柔有隙。仁杰厉声道：“皇天后土，可表忠忱，奈何使仁杰扳诬好人呢？”说至此，即用首触柱，血流被面，慌得德寿连忙摆手，再三婉谢，并嘱狱吏好生看待，方转身出去。你也只有此胆么？仁杰因守吏少宽，乃裂衣啮指，血书冤状，置入棉衣中。次日，德寿又来看视，仁杰语德寿道：“天时方热，我有棉衣一袭，请飭属吏转授家人，撤去棉絮。”德寿允诺，即令狱卒持付仁杰家，仁杰子光远，撤棉得帛书，遂叩阍告变，因得召见。武氏得了帛书，乃召问俊臣。俊臣给武氏道：“仁杰等下狱，臣未尝褫他巾带，寝处很是安适，如果问心无愧，怎肯自供谋反哩？”武氏道：“全案人犯，已俱供认吗？”俊臣道：“只有魏元忠尚未实供。”武氏道：“须再令问官审明，免得枉屈。”俊臣唯唯而退。

当下令侍御史侯思止复讯，他人不问，单问魏元忠。元忠仍然力辩，思止命将元忠倒挂起来。元忠道：“我生得薄命，譬如骑驴遭坠，足挂蹬上，为驴所曳哩。”思止益怒，欲改用酷刑。元忠道：“侯思止你若耍魏元忠头，尽管截取。若要元忠自供谋反，任你甚么拷打，我元忠却不便承认呢。”正说着，忽由通事舍人周琳到来，说是奉制勘视犯人。思止乃停止刑讯，忙遣心腹报知俊臣。俊臣急给仁杰等冠带，令见钦使。待周琳到了狱中，略略顾视，不发一言。俊臣即诈造仁杰等谢死表，令琳持还报命。

适值乐思晦子没人掖廷，年才九龄，生得眉目清秀，姿性聪明，偶为武氏所见，召问姓名。他却从容跪奏道：“臣父乐思晦，得罪受诛，臣家已破。可惜陛下英明，国家大法，为来俊臣等所欺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择朝右忠臣，素经陛下信任，但令俊臣推讯起来，没一个不是叛党了。”想是狄仁杰等命不该死，所以有此慧童。武氏道：“偌大的孩儿，倒也识得来俊臣么？”乃命他暂退，一面飭内侍至制狱中，宣入仁杰等人。仁杰等人谒武氏，行过臣礼，一齐呼冤。武氏道：“卿等果有冤诬，



为何前时自供反状？”仁杰慨然道：“若非自承反状，早被拷死，哪得重见天日呢？”武氏又问道：“为何复作谢死表？”仁杰等齐声道：“臣等并无此事。”武氏令左右取表给示，经仁杰等审视，便道：“这似判官王德寿手笔，臣等笔迹，无一相同，可见得是捏造了。”武氏不觉点首，便放他七人还家。七人谢恩退归，为武承嗣所见，忙入白武氏道：“七人已有反意，陛下何故释放？”武氏道：“得饶人处且饶人，况叛迹未露，何必滥杀大臣。”承嗣尚欲请武氏穷治，武氏道：“王言无反汗，你可知道吗？”承嗣不能固争，乃快快趋出，密嘱台官等联名上奏，请诛仁杰等七人。台官不敢不依，草就了一篇模棱两可的文字，呈将进去。独侍御史霍可献系裴宣礼的外甥，竟伏阙面陈道：“陛下不杀裴宣礼，臣情愿效死阶前。”说着，竟首触殿阶，流血沾地。为了区区爵禄，竟甘心杀舅，且撞头出血，置父母遗体于不顾，富贵之感人，一至于此。俊臣又奏称行本罪重，不可不诛。秋官郎中徐有功，看不过去，独挺身出奏道：“陛下有好生大德，俊臣等不能顺美，反欲劝陛下为暴主，究是何意？请陛下明察！”武氏乃宣谕道：“卿等不必廷争，朕自有折衷办法呢。”言毕退朝，大众散归。是夕颁制，贬狄仁杰为彭泽令，任知古为江夏令，裴宣礼为彝陵令，魏元忠为涪陵令，卢献为四乡令，流裴行本、李嗣真至岭南。小子有诗叹道：

罗织经成可奈何，冤沈制狱罪囚多。

仅留七族更生庆，尚谪遐方受劫磨。

七人遭黜，诸武稍稍泄忿，不意过了数日，武承嗣竟奉命罢相，这真是出人意表了。究竟承嗣为何罢相，且看下回表明。

欲篡唐室，不得不杀人，此武氏之本意，故杀人最多，几乎不可殚述。本回列作二表，省却无数笔墨，此即执要取烦之旨，而于武氏革命时之举动，却详载无遗，嫉其篡夺之恶也。欲安诸武，又不得不杀人，此非全出武氏本意，而武承嗣实为主动，故杀人虽多，究不若前时之甚。本回特归罪承嗣，所有被杀诸人，亦备述其冤诬之由来，可详则详，不必从略。至若狄仁杰等一案，尤加意演述，幸其得免于死，为唐室少留一脉也。作者于下笔时，俱有斟酌，正非随手搬拾者所得比尔。

第二回

安金藏剖心明信 僧怀义稔恶受诛

却说武承嗣是武氏爱侄，受封魏王，职任左相，端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唐朝宗室，及内外文武百官，好几多人为他所害，他还想摔去豫王，入为太子，不料反接到制敕，竟把他的左相重任，撤销了去。他也不识何因，及探问武氏左右，方知是由侍郎李昭德撺掇出来，不由的大怒道：“昭德昭德！你敢在虎头上搔痒么？我总要你死无葬地。”伏下文昭德被杀事。正恨语间，忽又闻昭德已升授同平章事，越觉忍耐不住，竟出门上马，跑进宫中去了。原来昭德籍隶长安，素性刚毅，自入拜侍郎，杖死王庆之后，见前回。颇得武氏信任，屡与商议国政。昭德乘间密陈道：“魏王承嗣，权势太重，应加裁制为是。”武氏道：“承嗣是朕侄儿，所以特加重任。”昭德道：“姑侄虽亲，究竟不及父子，子尚有弑父等情，况姑侄呢？今承嗣位居亲王，又兼首相，权等人主，恐陛下未必久安天位了。”武氏不觉瞿然道：“朕未曾虑及此著，卿言也有可采哩。”遂亲下手谕，罢承嗣左相职，接连就令昭德同平章事。承嗣忿忿的跑至宫门，下马入宫，求见武氏。武氏传入，问他来意。承嗣道：“陛下命臣免相，使臣得卸仔肩，臣不胜感幸。但昭德党同伐异，好肆排击，此人若参政柄，定致变乱，陛下应亟行贬黜，免得貽忧。”武氏正色道：“我任昭德，才得安眠，他能为我代劳，奈何劝我贬黜呢？”承嗣再欲有言，武氏又摇头道：“汝不必多说，我自有主见。”说罢，拂袖径入。承嗣碰了一鼻子灰，只好闷闷而回。势不可恃，若乘此急流勇退，亦可免异日赤族之祸。昭德入秉政权，裁抑酷吏，不遗余力，且禁吏民妄言祥瑞。或献入白石一方，中有赤文，昭德问道：“此石有何异征，敢来妄献？”来人答道：“因此石具有赤心，与他石不同，故此上呈。”昭德怒道：“此石赤心，他石都要造反么？”驳得好。说得左右僚吏，一齐解颐，昭德即举石掷出，并叱逐来人。未几，又有襄州人胡庆，用丹漆写着龟腹，有“天子万万年”五字，亦赍陈阙下。足为乌龟皇帝之兆。昭德冷笑道：“又来欺我么？”遂取龟过来，用刀一刮，灭尽字迹，因奏请将胡庆加罪。武氏道：“小民无知，心实不恶，可饶他去罢！”自己



也是心虚。补阙朱敬则，乃侍御史周矩，趁着昭德参政的时候，均上书奏请缓刑，武氏也颇嘉纳。监察御史严善思，正直敢言，尝因告密风盛，引为深恨，亦上疏规谏。武氏遂命他接问，他秉公讯鞠，所有告密事件，多是虚诬，共查出八百五十余人，悉令抵罪。罗织经从此失效，罗织党也从此少衰。来俊臣恨他破法，阴与侍御史侯思止、王弘义等，构陷善思，坐流驩州。李昭德代为营解，武氏亦知善思受冤，乃复召为浑仪监丞。旋有制禁人间藏锦，侯思止违禁私藏，被昭德察觉，杖死朝堂。思止目不识丁，由告密得官，本授为游击将军，他独面白武氏，求为御史，武氏语思止道：“卿不识字，奈何作御史？”思止答道：“獬豸何尝识字，不过能触邪呢。”武氏心喜，乃令官侍御史。受职后与来俊臣等，共同罗织，贻害吏民，及被昭德杖毙，远近称快。惟俊臣等失一爪牙，恨不得扑杀昭德，借报私仇，奈一时不能逞愿，只好勉强含忍。

武承嗣更快失望，日夜谋去皇嗣，密嘱武氏宠婢团儿，入潜豫王妃刘氏，及德妃窦氏，即玄宗隆基生母。私挟巫蛊，咒诅乘舆。武氏信此为真，俟二妃入朝，竟一律杀死，连尸骨都没有着落。可怜豫王旦只背地拭泪，一句儿不敢多言。尚方监裴匪躬，及内常侍范云仙，私谒豫王，又有人告知武氏，俱被腰斩。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见豫王。武承嗣又嘱团儿诸人，密告豫王隐蓄异图，武氏即命来俊臣推治，把豫王平日侍役，都拿至法庭。俊臣堂皇高坐，备列刑具，才拍一声惊堂木，已令人毛发森竖，不寒而栗。起初尚齐跪案前，均替豫王辩冤，怎禁得俊臣虎威，刑杖交加，或被笞，或被扑，或被夹，或被拶，不消半个时辰，已害得满庭人犯，血肉横飞，奄奄一息。俊臣尚再三迫胁，喝令供认，大众已不胜楚毒，没奈何自称愿供，案上即有数纸掷下，给大众拾写。突有一人闯入法庭，大呼道：“三木之下，何求不得？皇嗣未尝谋反，奈何硬说他反哩。我是一个乐工，本不敢与闻此事，但事关社稷，怎能不辩，我愿剖心出示，替皇嗣表明真迹。”说至此，即解衣露胸，取出亮晃晃的小刀，向胸前纵横一划，顿时鲜血直喷，晕倒地上，不省人事。赖有此入。俊臣望将出去，见他血渍满庭，僵卧不动，也未免心惊起来，慌忙下座出视，已是洞胸露腑，五脏皆见。即令左右抚他口鼻，尚有微微呼吸，似觉一息尚存。正思把他处治，已有宫监到来，传武氏命，令飭役舁他入宫。俊臣不敢违慢，便命二人舁着，随宫监同去，自己亦退堂停讯。暂将全案人犯，暂羁狱中，武氏因案情重大，预着人探察法堂，及闻有人剖心明冤，立命舁入，亲自验视，果然奏报不虚，乃急传御医入治。御医沈南璆等，悉心诊视，谓尚可施救，不致伤生。当下移入静室，由数医官运动妙手，先将五脏安置原处，然后用桑皮线缝好裂痕，外敷良药，令得生肌长肉，好容易调治竟夕，待至次日黎明，方见他口眼活动，渐渐有些

苏醒转来。再灌以参汤，进以大剂，才觉一条性命，侥幸保全。御医复奏武氏，谓已无妨。武氏复亲身临视，因他身子尚不能动弹，概令免礼，但问他姓氏籍贯。他已少有知觉，硬撑了一声道：“臣是太常乐工长安人安金藏。”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一语抵人千百。言已泣下。武氏也不觉黯然道：“我有子不能自明，累汝至此，汝真是一个忠臣了。”乃令他静养，并派役服侍，返入内殿，嘱内侍传谕俊臣，将豫王左右侍役，尽行释放。一场大狱，才算冰消。

越年为长寿三年，武承嗣召集二万六千余人，上武氏尊号，称为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武氏最喜人谀，自然准请。又御则天楼受尊号，改元延载，免不得大飨宗庙，遍宴群臣，忙乱了好几日。武氏尚饶余兴，带同承嗣、三思，及太平公主等，往游后苑，此时尚值初春，余寒未退，各种花木，虽已生有枝叶，或已含蕊，尚未开放，没有甚么艳景。武氏道：“这数日天气晴和，为甚么花尚未开哩？”承嗣道：“时尚未至。”说到“至”字，三思即凑入道：“想尚未接御敕，不敢遽开，若陛下降制催花，花神也应听命哩。”承嗣道：“恐怕未必。”武氏也为默然。偏太平公主敢作敢言，更上前婉奏道：“圣德覃敷，百神效顺，怎见得不能骤开？但请陛下降了慈谕，总有几株开放哩。”武氏经此一说，也不觉生了奇想，便命侍从取过纸笔，自题一诗云：“明早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这四句就作为制敕，递与太平公主。公主拣那花蕊最多的向阳树上，令侍从移取高梯，赍敕上登，悬挂树梢，然后随了武氏，又玩赏一回，方才回宫。越宿起来，公主即遣侍女探视，返报上苑群花，果已开放。喜得公主心花怒开，匆匆梳洗，即往报武氏。武氏也欣然道：“果有此事么？”当下传令免朝，飨王公大臣，待宴后苑。待至午牌已近，乃启驾临幸，到了苑中，百官俱已鹄候，排班庆贺。武氏格外心欢，四面一瞧，果有好几处花枝，向日吐葩，红白相间，也自以为花神效命，万汇含芳。更兼武三思、太平公主及王公大臣等，争献谀词，引得这位老淫姬眉飞色舞，笑逐颜开，此事不见正史，惟稗史中偶载及此，但初春天气，风日晴和，也应有数树开花，笔下演述，亦极得分寸，不涉张皇。当下开筵欢饮，列坐传觞。酒至半酣，命内侍查明花名，一一报闻。约报至数十种，武氏忽问道：“牡丹花开未？”这一句问将过去，转令查报花名的内侍，噎住了喉，不敢发声。武氏又问道：“尚未开么？”内侍只好应了一声“是”字。武氏竟转喜为怒道：“此花不中抬举，快与朕刷移苑外，贬谪洛阳。”内侍奉谕，传旨园官，园官即将园中所植牡丹，悉数移出，散种野外。嗣是牡丹花改称洛阳花。语见《事物纪原》。

武氏宴毕还宫，心下还带着三分不足，不似开宴时的满面喜容。三思却又想出一法，召集四夷酋长，请铸铜铁为天枢，铭刻武氏功德，竖立端门外面。武氏准



奏，即令姚珣为督作使，大聚铜铁，铸冶起来。诸胡集钱至百万亿，购办铜铁，尚嫌不敷，乃更采敛民间农器，凑成二百万斤，方得敷用。天枢形状似柱，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共有八面，环以铜龙，负以铜兽，柱巅制一云盖，盖上有四蛟，捧一大珠，这番工作，越年始成。三思作文，大旨在黜唐颂周，武氏自署名号，叫作大周万国颂德天枢，一并镌刻柱上。又将群臣蕃酋的名氏，亦附入下面，这也是千古未有的特色呢。以有用之铜铁，作无用之柱脚，实是呆鸟。

是年八月，梨花盛开，免不得有人称瑞。武氏也以为瑞征，御殿时笼在袖中，取示廷臣。大众又是称贺。独同平章事杜景佺伏奏道：“目下已值仲秋，草木黄落，不意此花独荣，阴阳失序，咎在臣等。”满廷都是佞臣，独景佺有此正论，恐亦与梨花相同。武氏闻言，未免愕然，半晌才道：“卿算有宰相才。”语毕退朝。会李昭德奏劾王弘义，坐流琼州，弘义行至中途，诈称奉敕追还，返道汉北，为昭德所闻，忙令侍御史胡元礼往验，察出诈谋，立刻杖毙。来俊臣亦坐贪淫罪，贬为同州参军，急得诸武不知所措，忙运动凤阁鸾台，你一疏，我一奏，说得昭德非常专恣，不由武氏不动起疑来。可巧突厥寇边，遂调昭德为行军长史，随着朔方道大总管，率领契苾明、曹仁师、沙吒忠义等十八将军，往御突厥。

突厥阿史那骨笃禄等，常侵边境，前由程务挺、黑齿常之两人，相继防御，始终不敢深入，至两人被戮，防边无人，骨笃禄出入无忌，只因年老多疾，所以一出即归。延载元年，骨笃禄病死，弟默啜颇有勇略，即自立为可汗，率众寇灵州。武氏却用了一个匪夷所思的人物，出为行军大总管，初令辖新平道，继令辖代北道，旋复令辖朔方道。看官道是何人？原来是辅国大将军鄂国公薛怀义。真是奇极。备述官衔，越觉挖苦。怀义是个秃奴，晓得什么兵法？只因与武氏是老姘头，乃得仰沐荣封。且武氏非彼不欢，如何调他统军？肉战则可，兵战其可乎？说来又有一段隐情，表明后方可知晓。怀义受封鄂国公，越发骄横，所有平时用费，概得向库中支取，不加限制。竟有惟王不会之遗规。他却想出一种巧思，每月开一无遮会，召集善男信女，大会寺中，见有姿色的妇人，就留在禅房，任情取乐。妇女信佛者其听之！都人统畏他势焰，就是妻女被淫，也只好忍气吞声，不敢过问。他又募度壮僧数千人，作为帮手，这种壮僧，也不安本分，无非是采花问柳，倚翠偎红，所以洛阳女儿，已不知被他糟蹋若干。怀义日在寺中，与僧众肉身说法，还有何心入宫应卯？武氏传召，时常托词不赴，十次中不过应酬三四次，累得武氏欲火难熬，别寻一个主顾，便是御医沈南璆。南璆房术，不让怀义，武氏恰也欢慰，但恐怀义在外闯祸，且闻他僧徒多系力士，索性借御寇为名，令他率众北征，若得战胜，原不愧为知人，否则令他师徒毙敌，也好杜绝后患。揭出武氏心计，发前人所未发。偏是怀义交

运，一经出师，胡虏便退。此次武氏疑忌李昭德，令他为行军长史，又命一个同平章事苏味道，做了行军司马，陪着昭德，掩饰人目，一面令怀义格外得意，连朝廷宰相，都受他节制，或肯不顾存亡，前去效死。怎奈天下事往往出人意料，怀义未到朔方，突厥兵又复退去。那时怀义自然折回，沿途与昭德议事，屡有龃龉，还都后也奏称昭德恣肆，竟贬昭德为南宾尉。嗣又因杜景佺等，附会昭德，不能匡正，也将他贬徙远州。无非由梨花一奏所致，可见前时称为相才，实是一句讥讽语。怀义曾造夹纆大像，留供天堂，像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小指中容数十人并坐。夹纆漆成，异常精彩。应三十一回。至是为风所摧，由武氏令怀义重修。怀义又支取库银数百万两，督工赶筑，忙碌了两三月，才得修复原状，因入宫复旨。武氏只淡淡的答了“知道”二字。怀义见武氏没甚兴采，也即退出，默思从前何等亲昵，今自班师以后，修造大像，已历十旬左右，从未经过召幸，此中定是有人庖代，所以这般疏淡。乃私下访问宫人，宫人都受武氏密嘱，未敢通风，因此也探听不出。左思右想，得了一策，特请在朝堂开设无遮会，经武氏批准，即潜在朝堂下面，掘地为坑，深约数丈，埋着许多纸糊殿阁，泥塑佛像。至开会时，乃从坑中引上，对着大众，但说从地中涌出，预兆祯祥。又密取牛血，画一大像头颅，高二百尺，但捏称是刺诸膝上，得血绘成。以己比牛，也没甚荣耀。一时哄动都市，仕女云集。怀义出钱数十车，望空散掷，令他争拾，甚至互相践踏，伤毙老弱多人。次日，复在天津桥南，张像设斋，预邀宫廷大小官吏，届时诣席，官吏惮怀义威焰，不敢不来，只有武氏高居深宫，连日不闻足音。怀义越加怀疑，就从散席以后，留住二三知己，盘问宫中情状。当时有个快嘴人物，说是御医沈南璆，日夕入侍，那怀义不禁大愤道：“反了反了。”武氏所防惟反，是对着臣僚；怀义所防惟反，是对着武氏。写来极有趣味。随即送别好友，等到一更以后，竟悄悄的到了天堂，放起火来。

这天堂在明堂北面，占居高巅，天堂被火，明堂自然延烧，更兼风势猛烈，越烧越旺，照耀都中，几同白昼。一班禁卫军，合力灌救，毫不见效，延及天明，方得扑灭。一座金碧辉煌的明堂，已变做乌焦巴弓，无一完木。最可叹的是夹纆大像，裂作数百段，漆血气布满都城。都是民脂民膏。武氏正加号慈氏，命设酺宴，忽闻明堂大火，未免惊惶。拾遗刘承庆，请辍朝停酺，上答天谴，武氏颇有允意。独纳言姚珣，谓明堂是治政地，非宗庙比，不应自加贬损，乃仍然视朝，赐酺百官。左史张鼎，且上言火流王屋，适显周家祥瑞。通事舍人逢敏，复奏称弥勒显道，有天魔烧宫，焚坏七宝台等情，这是意中恒事，无伤圣德。刘承庆谓是天谴，已涉无稽，张鼎逢敏等语，更不值一噓。武氏微笑不答，但说：“由内外工徒，不知戒火，因有此变。”当下仍令怀义更造天堂明堂，又铸铜为九州鼎，及十二神，各高一丈，分置四方。